



道家哲学的民主精神(2)

张小平

2010-1-11 14:19:13

来源: 《哲学动态》

打印本页

关闭窗口

二 庄子“逍遥游”的真谛:追求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

对大道的认识是大智慧,只有大智慧才能得到大自由。人生价值不在有限的相对的功名富贵、物质享受,而在于绝对超脱的精神自由——逍遥游。

“逍遥游”是庄子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。何谓真逍遥?古来众说纷纭。王船山《庄子解》说:“道者向于消也,过而忘之;遥者引而远也,不局于心知之灵也。”在庄子看来,首先,无待才能真逍遥,有所待,就会受种种局限和制约。庄子写道: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。”“至人”、“神人”、“圣人”,他们的精神与道合一,道无所不在,精神也无所不至。“无己”、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,则在观念上突破了有限。“己”是自我意识,“功”、“名”是世俗和百家诸子的追求,庄子一概加以否定,认为只有破除了这些相对的观念,才真正达到了“无待”的自由。要想得到这样的大自由,做到“无待”,就要超越自我及世俗的功名,摆脱身外之物的牵累,保持自然完整的人性不受任何世俗功名的伤害。其次,只有克服了相对的物的束缚,超越物质世界和肉体的局限才能真逍遥。物和观念都是相对的,人生的种种痛苦都源于这两种相对因素的束缚,庄子无待逍遥的理想人格,乃是摆脱世事羁绊和人为约束,超然万物万念之上而与绝对的道合为一体,实现绝对的无待。这种独立不羁的理想人格,强调以精神的自由为人生最高价值,以摆脱一切相对因素的束缚。

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“道”的思想。在老子那里,道有两种含义:一是“为天下母”即宇宙万物的本源,二是宇宙万物发生、发展和变化的根本规律、规则。庄子认为,道是派生万物的第一性的东西,道在时间上是永恒的,空间上是无限的。道存在于万物之中,道即自然法则,是人性的根本,一切众生在道面前是平等的。顺其天道才能实现人类精神的自由,任何人为都是对人类天性的破坏。因此,庄子的逍遥是通过体悟大道获得大智慧后达到的一种大自由境界。

庄子的自由观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位的,他的不媚世俗、不屈权贵、追求人格独立的自由精神,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里,庄子这一叛逆的形象有着不可忽视的感召力,它呼唤人性中的自由意识,激发人们为解放人性、追求自由而与封建恶势力做斗争,而他思想中特有的韧性又赋予了人们豁达的胸襟和勇气,使人们在失败中保持乐观的心境。立身处世,不做那种随俗浮沉的庸人,而做一个风骨凛然的特立独行之士;不做一个消极颓废的悲观主义者,而做一个性情开朗的乐观主义者。对于庄子志在追求主观精神自由的思想理念,至少有一点是后人共同认可的:庄子发出了自由、平等和要求个性发展的呼声,尽管这种呼声非常微弱,甚或是不自觉的,但在等级森严、充满奴役的社会中却弥足珍贵。庄子的自由观和儒家的“浩然正气”,从不同侧面共同铸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、追求真理、崇尚正义的人格特征,体现了个体价值的尊严。

人的价值何在?这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,它象征着已经意识到在社会中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和平等。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标志着“人的发现”,那么庄子的逍遥游则开辟了另一个途径——不像孔子那样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去探讨人对人的义务,而把人置于与自然的关系之中,追求人的平等、独立、自由的权利。庄子执着追求的平等、自由,与我们今天的民主、自由一样反映了人

类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,他的逍遥的理想人格,仍不失为一种美好的人生理想。

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立足于人的自由标准,他说,自三代以后,天下没有不用外物错乱本性的:小人牺牲自身以求利,士牺牲自身以求名,大夫牺牲自身以求家,圣人牺牲自身以求天下,这几种人虽然事业不同,名号各异,但在损伤本性、牺牲自身这一点上,却是共同的。求名而丧失自己的天性的人,不算有学之士,如伯夷、叔齐饿死在首阳山,是为名所累,为外物所役使,使别人安适而不能使自己安适。伯夷为名死于首阳山下,盗跖为利死于东陵之上,两人死的原因虽不同,但在残生伤性上却是共同的。既然如此,又何必赞颂伯夷而非议盗跖呢?天下人都在为了某种目的而牺牲自身,为仁义而牺牲,世俗称为君子;为财宝而牺牲,世俗则称之为小人,就伤害天性来看并无两样,何必分为君子和小人呢?人的完善不从属于仁义,而在于得其天性,在于明察自身、内视自己。只观察外界而不内视自己,只羡慕别人而不欣赏自己,这是效法别人而丢弃了自己的天性。庄子于贫困潦倒中拒绝楚王丰厚的礼聘,视高官厚禄为草芥,一心一意追求他的精神自由,不愿追逐名利,与世俗同流合污。庄子在这里提出的是个体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,并意识到了“我”的存在的尊严。

道是万物之根本,一切变化之依据,它调和万物而不是为了义,恩泽及于万世而不是为了仁,覆载天地、化育万物而不是为了显示技巧。道体现出的这种德是天地的境界,只有同化于大道,和大道融为一体,才能忘掉仁义礼智,超脱出外物的牵累,遨游于无何有之乡的理想境地。生时如浮游,死去如休息,守信而不约定,精神纯一,灵魂不疲,虚无恬淡,合乎天德。内心没有忧乐,是德的极致;与外界没有抵触,是虚的极致。高官厚禄在身并不是性命所固有,而是如同外物偶然而来,寄托一时而已。寄托的东西,来时不能抵御,去时不可挽留,所以不要为这高官厚禄恣纵心志,也不要因穷困而趋炎附势。为追求外物而葬送了自己,受世俗的影响而丧失了本性,这样的人叫本末倒置的人。鱼游于江湖就忘记一切而自由快活,人游于天道的境界就会物我两忘而逍遥自在。弃浮华归真璞,漠然独立于尘世的富贵功名之外,在纷纭的外物中持守虚静。如果人人都游心于恬淡之境,清静无为,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夹杂私心成见,天下就可治理好了。

汉末以后至魏晋时期,名教崩溃,魏晋士风在行为上突破传统礼教束缚,形成“任诞”风气。在道家哲学的民主精神思想上,老、庄、易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。名教旨在维持群体的秩序,特别是人伦秩序。名教与自然的冲突表现为个体自由与礼教束缚的对抗。而老庄则重个体的自然本性,此种观念在魏晋推动了主体自觉、个体解放。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与其他个体不同,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、独立之价值,于是社会上形成一批虽拥有高名却不肯入仕的隐逸之流,他们洁身自好,不与统治者妥协,争独立之人格。有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陶渊明,有纵情山水的谢灵运,有嵇康,有阮籍,士林中形成所谓的“魏晋风度”。唐代有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李白,晚明有东林人物不与清合作,隐居民间。道家对士阶层独立自由之人格的形成和影响甚大。

儒道互补,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,构成了中国人文的两大主干神经。庄子在文明积蓄非常薄弱的条件下,始终不懈地探讨超越人类和自然的“大道”,为智慧的发展而效力,《庄子》中的一切都是在为逍遥游做注脚,庄子的思想体系是较为完整的。历来解《庄子》者甚多,对“逍遥游”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那么,逍遥的真谛究竟是什么?以上的分析表明,逍遥即是悠然自得,无拘无束,是一种消灭了物我界限的主观精神境界;即是无所待而游于无穷,达到无己、无功、无名,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境界。只有那些因势利导、善于驾驭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人,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。尧高在帝位,却自视甚小,让天下予许由,庄子发现了尧的精神境界已达到了至极的程度,又认为许由对名利以及自我真性表现出最恰当的处置,于是就把这种行为比为逍遥游,给予由衷的赞扬。实际上,“无己”就是“忘我”,超脱尘世,不受外界影响,使自己的一切所为完全摆脱外物的干扰,通过外在的“无待”和内在的“无己”,实现自由,达到逍遥游境界。

清代林云铭在《庄子杂记》中认为“庄子另是一种学问,与老子同而异,与孔子异而同。”孔子以救世之师自居,老子、庄子之学同样是为救世,救世需先救心,所以孔孟与老庄皆心学也!由此我们足能找到谈“人道”与谈“天道”的相通之所在。

庄子对天下人性命的安顿和关怀就是回到自然,返朴归真。人从自然来,又回到自然去,是最符合人

性的, 社会将人异化, 失去了本性和自由。人的自由在于顺应自然之性, 摆脱人为的社会关系的束缚, 但是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, 社会关系是与生俱来的, 个人只能在既定的社会关系的不自由中获得自由。在顺应自然中人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, 人为并不是要改变规律, 而是认识和把握规律为人服务, 因而荀子批评道家“蔽于天而不知人”是对的。仁义礼乐是“天下无道”时用来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, 社会要求有序和稳定, 个人要求超脱和自由, 而个体是脱离不开群体的, 个体只能在群体中获得自由。自由是在不自由中获得的, 而不是抛开所有的不自由的社会关系, 将人变为纯粹的自然人。人为是要在不合理的社会中, 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, 使其更符合人的本性。

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

Copyright © 2005 www.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所有：[马克思主义研究网](#) | [网站声明](#) | [联系我们](#)

(浏览本网主页, 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*768)